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佛朗索瓦丝·萨冈

狂乱



5.45
006

中国文学出版社

狂 乱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吕志祥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Françoise SAGAN¹
La Chamade

© René Julliard 1965

本书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帮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乱(法)萨冈著;吕志祥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

ISBN 7-5071-0339-0

I. 狂…II. ①萨…②. 吕…III. 言情小说: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513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5—831

狂 乱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著 吕志祥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邮编100037)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字数90千字 印张6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数1—5000

1996年3月第一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9.60元

献给我的父母!

我着魔般地对“幸福”进行了研究。
而且没有丝毫的回避。

——兰博

1

她睁开了眼睛。一股清风猛然钻进了房间，吹得纱帘呼啦啦地飘了起来，地上花盆中的花，向一边倾倒。她再也没有了睡意。这是今年的第一阵春风。它使人们感觉到了树木、森林和土地的气息。这股风自由自在地穿过巴黎的郊区和充满汽油味的街道，在拂晓吕西尔还没有醒来的时候，轻快而又骄傲地闯入她的房间，是为了向她示意生活的快乐。

她又闭上了眼睛，翻身俯卧。她把脸埋在枕头里，一只手却在地上摸索着，寻找掉下去的闹钟。她要努力忘掉他，忘掉一切。她小心翼翼地坐起来，把头探出窗外。外边的天色尚黑，对面的窗子都还关着。这时候来风真是不是时候！她又躺了下去，用手使劲把身子两边的毯子拉平，她想再睡一会儿。

但是她没有睡着。风还在房间里耀武扬威，她感觉到风好象越来越大，简直有些肆无忌惮，窗帘被可怕地鼓了起来。风不时地掠过她的身躯，似乎在用它带来的田野芳香向她请求：“来，和我们一起散步

吧！”她那有些麻木的躯体拒绝了它的请求，梦中的情节又使她的头脑渐渐模糊起来，一丝微笑使她的嘴角慢慢地放松开来。黎明，黎明时分的乡间……土台上耸立着四棵梧桐树，树叶在发白的天空衬托下轮廓分明；狗在沙石小路上跑动，沙沙作响。这是永恒的童年景象。当作家们发完满腹牢骚之后，当精神分析家们发表连篇累牍的理论之后，当人们突然大谈“当我孩提的时候”这个主题之后，有谁能把这迷人的景象还给童年？也许是对童年时期完全无须承担责任的怀念。但是（她不想向人们说），她没有忘记对童年的怀念。

拉赫马尼诺夫^①的曲子？反正是一个浪漫派艺术家的曲子，但究竟是谁的呢？这使她感到烦躁，但又挺愉快。她现在只靠记忆、一种感性的记忆来热爱文化。“这首曲子我已听了二十遍。我知道，当时我很痛苦，这首乐曲对我来说如同陶瓷上釉一样印在了痛苦上。”她早已不知道这痛苦来自于谁，她也许早就变老了。但这对她并不重要。她早就不再去考虑它、正视它、亲眼辨认自己，只有现实和她一起在黎明的风中奔驰。

^① 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俄罗斯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

2

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夏尔。他听到吕西尔一边关车库门，一边低声唱着歌。他迷迷登登地自言自语“现在几点了”。在他的表上，时针指在八点。他在想，吕西尔该不是病了吧。但是楼下她那快乐的声音使他放心了。他马上想开窗喊她，但又克制住了自己。他十分熟悉她的这种惬意：这是一种孤独的惬意。他又闭了一会儿眼睛，这是他为了不使吕西尔难堪，为了不打扰她而在这一天里所要做的无数次克制自己的举动中的第一个举动。假如他是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他就会毫无疑问地打开窗子，专横地高喊：“吕西尔，上来，我醒了。”而她就会乖乖地上来和他一起喝茶，或坐在他的床头，听凭他用滑稽动作逗她发笑。然而，他耸了耸肩。早在十四年前，他就不会逗人笑，他从不会幽默。幸亏她出现在自己身旁，他才在前一年开始显出无忧无虑。看来，如果不是有天赋的话，这真是一种最长也是最困难的学习。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惊奇地看着他身边的烟灰

缸，烟缸里有一支被捏碎的香烟。他问自己，是否头天晚上睡觉前忘了把它倒进壁炉，但这不可能。吕西尔可能来过这里，而且还吸过烟。床上的一个浅窝表明她曾在那里坐过。他在睡着时从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些照料他生活的女佣人对他这点常常感到庆幸。这也一直是人们恭维他的内容之一，人们说他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很安静，说他对女人无动于衷，说他很有修养。有些人常被人称赞有魅力，但从来没有人这样称赞过夏尔，至多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而已。这是让人遗憾的事，否则，他也许会觉得自己似乎已被包上一层耀眼、柔软、奇异的羽毛。有些话甚至在冷酷地折磨着他，就象是无法追回的回忆，比如“魅力、舒适、潇洒”，还有天知道这是为什么，“阳台”。

有一次他向吕西尔谈起这种怀旧心情。当然不是谈前面的那些说法，而是后面那句。“阳台？”吕西尔惊奇地问，“为什么是阳台？”“阳台，阳台”，她不断地重复着。接着她又问他这个词是否是多数。他说是。她又问是否在他童年的时候有过一些阳台。他说不是。她困惑地看着他，就象每次都不用那么亲切的目光看他一样。他简直是昏头了。她嘟囔着说了一些关于博得莱尔^①空中阳台的事，说那些阳台依

① 博得莱尔(1821—1867)：法国作家，诗集《恶之花》作者。

然还在，但没有一处和以前一样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爱她的，但他不能让她感到他是多么地爱她。这并不是因为她会以各种方式利用他，而是因为这可能会使她感到发窘和心情紧张。她没有离开他已经是求之不得。他只能给她一种安全感，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给予她的最后的关心。

他按了下铃，然后捡起掉在地上的《世界报》准备看一会儿。但是不行。吕西尔又象以往那样飞快地开着敞篷车出去了。当然了，这车是圣诞节时他提供给她用的。他打电话给《汽车报》的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这车是最好的轻便运动车，在路面上不会打滑、最安全可靠等等。而他却只对吕西尔说这是最容易买到的车。他装出是昨天“随便”买的。她高兴极了。可是，如果现在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在公路上发现一辆深蓝色敞篷车翻了，下面压着一位年轻女子，各种证件……他躺不住了，坐了起来，呆呆地发愣。

波利娜走了进来，手上端着早餐。夏尔微笑着问：

“今天天气怎样？”

“有点儿阴，可是已经感觉到春天的气息了。”波利娜说。

波利娜已经六十岁了，从夏尔十岁时起就开始照料他。她总是习惯于诗一般的想象，而夏尔，不。

“春天？”他机械地重复着。

“是的，这是吕西尔小姐告诉我的。她比我先去的厨房，她吃了一个橙子，对我说她要出去，去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她笑了笑。在吕西尔刚来时，夏尔很怕波利娜讨厌她。但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波利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她说：“吕西尔的智力年龄只有十岁，而早已不是这个年龄的夏尔先生还不能在生活上给她以有效的保护。而这一切都落到了我波利娜的身上。”她因而以令人钦佩的精力来安排吕西尔的休息、吃饭、禁酒，而吕西尔看来也很高兴，很听话。这就是打破了常理的夏尔家中的一个小秘密，同时也是夏尔非常满意的事情。

“她真的只吃了一个橙子？”夏尔问。

“是的。她让我告诉您她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波利娜的声音很平静。她意识到他是在向她乞求吕西尔的消息吗？她有时转过头来看着他。他于是感觉到波利娜责备的不是吕西尔，而是他对吕西尔表达爱情的方式。无疑，他这种渴求得到但又十分痛苦的求爱方式只有波利娜才猜得到，她很理智，像母亲一样屈尊接受了吕西尔，但她说不清楚这是为了什么。所以当夏尔所迷恋的人不是她认为的“可爱的人”，而是一个“讨厌的女人”时，她无疑会对他表

示不满。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更糟糕的事情。

克莱尔·桑特雷的这套房子在可怜的桑特雷还活着的时候曾经是很豪华的。现在有些不如从前。这种变化可以从廖廖无几的家具中、从重新染了多次的蓝色窗帘中、从侍者领班们白天有时也要迟疑一分多钟的时间寻找大厅五个门中通往配膳室那个门时的慌慌张张样子等细节中可以看出。然而，这曾经是蒙涅大街最舒适的一所房子。克莱尔·桑特雷的家庭晚会是非常讲究的。克莱尔是一个又高又瘦但健壮有力的女人，她现在正站在一群金黄色或棕色头发的女人中间。她差不多有五十多岁了，但并不显老。她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女人的爱情。虽然她对爱情已经没有兴趣，但她仍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女人们很喜欢她，而男人们则大笑着轻佻地向她献殷勤。克莱尔是这一小群健壮的五十多岁女人中的一员，这伙人在巴黎为了生活、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有时为了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在千方百计地摆脱自己的困境。克莱尔·桑特雷在她的社交晚餐中

总是要邀请一两个美国人或委内瑞拉人，并总会事先告诉大家他们不是怪人，而是在和她做生意。他们坐在一位时髦女人身旁，和她吃力地进行着猜谜式、省略式和难以明白的开玩笑式的谈话，人们真希望他们回到加拉加斯^①后能把这种有趣的谈话向别人讲一讲。克莱尔借助这种方式有了委内瑞拉布匹在法国的专营权。她招待客人从来都少不了威士忌。总之，她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她只是在认为有必要使某人不发呆时才说他几句。

夏尔·布拉桑—利尼埃十年来一直是克莱尔举行晚餐聚会的经济支柱。他借给了她不少钱，但从来不向她提这事。他很富有，又是个美男子。他说话不多，有时仅仅就某个话题搭几句腔。他时常顺从地把克莱尔所宠爱的某个女人当作情妇。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年。8月，他把她们带到意大利。而当她们抱怨夏天太热时，他又带她们到法国南部海滨圣—特罗佩去消暑；冬天，她们感到疲乏时，他把她们带到麦热夫冬季运动场去玩。然而，这一切以一个精美的礼物而告终，这个礼物敲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半年后，克莱尔又重新开始“照料”他。可是，过了两年，这个不吵不闹、讲究实际的男人又把她打发走了。他迷恋上了吕西尔，

① 加拉斯加：委内瑞拉的首都。

而吕西尔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她快活、有教养，有时又很古怪。但她从不谈她自己，不谈夏尔，也不谈她的打算。在遇到夏尔之前，她在一家不大的报社工作。这家报纸自称属于左派，这样就可以给写稿人较少的报酬，而且可能随时停办。她几乎已不再去上班了。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她白天在干什么。如果说她有情人，那么这个情人不会是克莱尔周围的人。尽管克莱尔曾给她送去了好几个骑士，但都没有成功。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克莱尔建议吕西尔做一点巴尔扎克式的小生意，巴黎的女人常常是这样做的，这可以使她得到貂皮大衣和相当于貂皮大衣价值的夏尔的支票。

“我不需要钱，我讨厌这种生意，”吕西尔说。

她的喉咙有些发干，不再看克莱尔。克莱尔一时有些发慌，但马上又恢复了她那生活阅历所赋予的天才。她握住了吕西尔的手。

“谢谢，我的宝贝。请你理解我，我爱夏尔就象爱自己的兄长。我现在还不了解你，请原谅，如果你接受了他，我可能会替他担心。就这样。”

吕西尔大笑。似乎希望出现一个感人场面的克莱尔此刻很不安，这种不安一直持续到后来第一次晚餐看到夏尔还是老样子时才消失。吕西尔保持了沉默，或者可能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不管怎样，今年的春天有着不祥之兆。克莱尔一

边检查餐桌的布置，一边咕哝着什么。第一个到来的若尼按老习惯一步一步地跟在她后面。他曾是个鸡奸者，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他四五十岁。现在，工作一天之后，又在城里吃了晚饭，他已没有精力在半夜时分去找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克制着自己，用忧郁的目光看着大厅里的人们。世俗的观念扼杀一切，甚至包括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对于虔诚的灵魂来说，必须将这些置之度外。若尼因而变成了陪伴克莱尔的骑士。他陪她去看第一场赛马，去赴晚宴，在她家里稀里糊涂但又很有分寸地接待客人。他的名字虽然是让，但大家都认为叫他若尼更响亮。他很顺从别人，在近二十年中，他讲话的口音中甚至有了轻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音调。

“你在想谁？我的小宝贝。你好象是很激动的样子。”

“我在想夏尔，想迪安娜。你知道吗？迪安娜今天晚上要带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男朋友。我只见过他一次，但我并不想过于靠他来活跃晚宴的气氛。这个凄惨的家伙怎么会有三十多岁了呢？”

“迪安娜错误地投身于知识分子圈，这使她从来没有成功过。”

“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可笑，”克莱尔温和地说，“但是安托尼不是知识分子，他在勒努阿尔出版社仅仅负责一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社能挣多少钱？”